

真情

风木之悲

□张兴祥(宁夏银川)

读鹭江出版社编选的一部季羡林先生作品《寸草丹心万里程》,书中一篇《喜雨》中有一段让我触动:“我的故乡现在也是缺雨的地方。一年前,我曾回过一次故乡,给母亲扫墓。我六岁离开母亲,一别就是八年。母亲倚间之情我是能够理解一点的;但是我幻想,在我大学毕业以后,经济能独立了,然后迎养母亲。然而正如古人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大学二年级时,母亲永远离开了我,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难辨。风木之悲伴随了我这一生。我漫游世界,母亲迷离的面影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今天已至望九之年,依然常梦见母亲,痛哭醒来,泪湿枕巾。”

文字很平易,但能叫人读出那背后的至痛与深情。

年初携子暂居乡间时,与二姐一同待在我父母住过的房间里。孩子伏案写作业,我和姐姐唠闲嗑。姐姐问我可曾梦到过双亲。我答:“经常。”

我未曾说,但确凿发生的是,一梦醒来,“泪湿枕巾。”

母亲在世时常爱问我:“三儿,这是我们来银川的第几年了?”得到我的回答后,老人便会啧啧而叹:“你说说,你说说,都说是日子比树叶稠呢,可过起来咋就这么快呢?”

一旁的父亲嗔怪她是“闲事保长”,说:“你待了不待着,说这些个淡话干啥?”母亲回呛道:“我待在这城里也是因着我儿子的本事,和你有啥相干?”父亲也不退让:“那儿子他还不是我的儿子?”

“把你好大的个老子,就会受个笨苦,守个田头子。这阵子娃自己学成了,你个老家伙不自觉地跑到这软囊囊的沙发上伸腿子来了。”母亲说。父亲挠着头皮呵呵笑:“那咋啦?这也是我修积下的。再说,儿子媳妇买来的好吃的、好喝的,哪一样把你给落下了?”

通常情况下,二老打这种嘴仗,我多不介入的,就只在一旁哈哈傻笑。

双亲故去后,我和他俩闲坐叙话的场景一次次入梦,一切宛如从前,细节极其逼真。有几次,我甚至真切地感觉到了母亲在用她柔软的手掌一遍遍地抚摸着我的脑瓜顶……醒来后,痛哭失声!

时至今日,我的妻子和孩子仍然把我卧室对面的那个房间称作是“爷爷奶奶的屋”。我独自在家喝闷酒时,也都会先到那屋里,冲着那张空床磕几个头,再朝地上奠一杯酒,恍惚中觉得父亲就坐在那里,温蔼地笑对着我……

这个春节前,我岳母打电话问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年货需要她帮忙置办。瞻儿从他妈妈手中抢过手机提醒老人:“姥姥,别的您爱咋买咋买,今年我们家还是不贴对联。”

当时,我正在书桌前写文,听到后忽就又泪流如线了……

季节

花田“酿”事

□蒋明成(四川广安)

三月的风从山坳里拐了个弯,忽地撞进这片金黄的海。油菜花田醒了——千万朵花苞齐齐仰起头,像被谁一声令下,“哗”地抖开鎏金的裙摆。阳光在花瓣上跳跃,滚过连绵的波浪,一直铺到天际线,把天空都染成了蜂蜜色。

花田的声音是从清晨开始的。露水未干时,蜜蜂已提着蜜罐赶来。它们的翅膀振动声低沉绵长,像大提琴的弓弦抚过最粗的那根弦。这声响裹着花粉,在花丛间来回碰撞,惊起几只粉蝶,扑簌簌地溅起细碎的金粉。

待到日头攀上竹梢,风便登场了。它从远处的青山一路小跑而来,掠过花尖时带起“沙沙”的颤音,宛如小提琴的急板。有时风在田埂上打个旋儿,几片花瓣便追着农人的蓝布衫飞,仿佛跳脱的十六分音符。

农人老周正在花田深处弯腰除草。他的草帽边沿破了个洞,一束阳光漏进来,正巧照在他的额头上。蜜蜂围着他打转,有只胆大的甚至停在锄柄上。“这些小东西精着呢,有时也烦人。”老周直起腰,用袖口抹了把脸。话虽这么说,他却从不动田埂边的野蜂巢。就像他总留着地头那棵歪脖子柳树——那是他三十年前种下的,当时它还没锄头柄的一半粗。

老周的媳妇挎着竹篮来摘油菜苔。嫩绿的菜苔顶着黄花,手指一掐便脆生生地断开。她年轻时是村里采茶的一把好手,如今手指关节粗了,摘菜苔时却依然带着舞蹈般的韵律。竹篮渐渐满起来,黄的花、绿的梗,衬着她靛青的衣襟。

晌午过后,云影在花海上游走。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童谣,是镇上小学的孩子们在春游。他们举着小风车跑过田埂,惊起一群麻雀,扑棱棱的振翅声混着嬉笑,成了交响乐里意外的华彩段落。

日头西斜时,养蜂人老陈骑着三轮车来了。几十只蜂箱在田边一字排开,蜜蜂们轰然涌出,翅膀搅动的气流掀起微型风暴。老周递过一壶凉茶,两人蹲在柳树下闲扯。二十年前老陈追着花期跑遍大半个中国,如今膝盖落了毛病,只肯在这片花田驻留。“蜜蜂采蜜和咱种地一个理,”他啜着茶说,“赶得上春光,才酿得出甜头。”

当最后一缕阳光被蜂箱吞没时,老陈的三轮车突突响起。他冲老周挥了挥手,车斗里蜂箱的缝隙漏出零星光点,仿佛载走了满天星子。花田暗下来,却仍有细碎声响:是风在梳理花瓣,是蚯蚓在泥里翻身,是无数个未破土的梦,在等待下一季的定音鼓。

诗语

河岸上的风景(外一首)

□李世江(宁夏固原)

河岸上,鸟儿啁啾,
一声声,似在唱歌
鸣响春天的序曲
树木开始翠绿
太单调,请允许
我栽种几株花儿
装扮河的美丽

山妹子
山花一样的山妹子
桃花一样的脸颊
出门打工的山妹子
山路弯弯,深深脚印
回转眼眸,故乡,田园
一根思念的长线
走远了,扯不断



资料图片

春

□王海明(宁夏银川)

小时候
雪消融了就是春
长大了
苦苣菜长出嫩芽就是春
后来
和颜悦色的笑脸就是春
现在
孩子们平平安安就是春

有感

刀砍似春风

□古月(宁夏银川)

前天气温升高至14摄氏度,我与熟人在小区南墙根晒太阳,浑身暖洋洋的,透着一阵阵舒坦。“石老叔你过去在园林场上班,春天为啥要砍果树上的树干呢?”我疑惑不解地问正在椅子上坐的老人。

“你们读书人应该知道,春天的果树枝干,是用来输送养料的。这些树睡了一冬,如果不砍砍,就长得太快了。”老人温和地给我解释。“长得快多好,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仍然不解。

“那有什么好呢?”老人反问道,“长得快的都是没用的枝条。树木储存的养料可是有限的,果树们前期生长的时候,把养料都用完了,到了后期,还有什么力量去结果呢?就是结了果,也只能让你吃一嘴渣子。”

我怔在那里,许久没有说话。心里想着,难怪见电视纪录片中,漫山遍野的果树,春天刚刚透出一丝清新的绿意,就见园林工人一个个挥舞着刀具在树干上修剪,那样细致,那样用心。

春天刀砍,秋天果儿甜。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修剪果树如此,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个人,如果年轻时太过顺利,就会在不知不觉间疯长出许多骄狂傲慢的枝条。这些枝条,往往是徒有其表,却无其质,白白浪费了生活赐予的珍贵养料,等到该结果的时候,却一事无成。

而另一类人,他们在生命的初期,就用一把看似残酷的刀,果断地删减着那些让光阴虚度的行为和意念,由此把身体内的养料酝酿了又酝酿,等到出产果实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就芬芳成了一壶醇厚清香的美酒。

刀砍似春风,砍掉的是虚浮,成就的是硕果。